

10 集選學文童兒界世

訂校茂英李 / 編主雲祥藍

情友地戰

譯雲祥藍 / 著爾布魯·納華徒安·法



戰^{セウ}地^チ友^{ユウ}情^{ジュウ}
目^メ録^{ロク}

1	動亂中的少年	一
2	奇特的會面	九
3	憎恨或是友情	一八
4	兄妹之愛	二八
5	警戒	三七
6	野獸	五〇
7	好運的日子	六二
8	因痛苦而使幸福的回憶消失	七四
9	和解	八六
10	逆料的命運	九五

11 好棒！西蜜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
12 重見光明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
13 希望……………一三〇

14 爲消弭戰爭而努力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
關於作者和其作品……………一五四



148
5/11

1 動亂中的少年

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——

夕陽西斜，很快地夜幕侵襲艾路艾克瑪的沙丘，從多燙的沙地，冒出搖搖直升的蒸氣。西南的彼方，落日的餘暉把姆沙山染得一片通紅。再過一小時後，夜幕定會更濃，漸漸地會把這座山隱藏起來，然而，西奈半島便被寂靜而和平的夜所擁抱了。

史立曼正在靜候這一刻的來臨，他想要爬出這爲了避開酷暑的太陽而躲著的荊棘叢，不到黑夜是絕不可能的事，誰要是違背了這個規則，誰的生命就會淪入危險的境地。

因爲在熾熱的沙丘亂闖，被酷熱煎熬著全身的話，定會因疲憊而致死呢！就算才十四歲的史立曼，也知道這個簡單道理的。

史立曼很害怕。其實，他是多麼地想逃出這個沙漠地獄！但是大白天裡要是那樣做，才



是最最愚笨，不等到黑夜，是動不得身體的。

史立曼首先有一個打算，以遙遠的姆沙山做爲目標，準備往彼方前走。

爲了等天黑，爲了支持鬥志，也爲了不因長時間的縮身而致使身體或頭疲憊；史立曼便開始去回憶這次他所遭遇種種可怕的情景。

✱

出生不久還在嬰兒時候就變成孤兒的史立曼，被黑盧安的一個農家所收養。

十二歲時，禁不住想到夢寐嚮往的開羅，也顧不了這家人對他的溫厚，逃出了這個家！因此，在開羅，他開始過那半乞半偷的落魄日子。

這樣，史立曼嚐到了連日挨餓、陌生過路人的輕視、狡猾警官的取締，以及潦倒地睡在陰暗小屋裡的草堆中等的滋味。

因爲曾經被警察短期拘留的關係，史立曼首次認識了士兵。

士兵們，說起來都比市鎮的人對他更加親切，也不吝惜地投給他幾枚比亞史特爾銀幣。這樣，史立曼便常常徘徊在艾路·岡布利亞兵營附近。

史立曼對這個市鎮做了一次巡禮，這兒，有學校，有伊朱努美術館，有亞布丁宮殿和艾

路·拍拉基市場。

可是，不久以後發現：常常徒步接近艾路·岡布利亞兵營，並不是只因乞取那些小錢爲唯一的目的。

史立曼的主要目標是軍隊的伙伕廚房，這所廚房的窗戶開向巴休尼馬路。

尤其每當聞到菜肴的香味撲鼻時，史立曼就久久停留在廚房附近。

有一個下雨天，史立曼縮手縮腳故意裝出痛苦不堪的可憐相出現。

廚房的伙伕們覺得史立曼好可憐，到了冬天不但分食物給他，更獲得經理部一位將官的安插，讓他住下來，還供給他一些士兵們縮小了的衣服穿。

爲了表示感恩，少年史立曼也做了些簡單的工作，譬如分配菜肴啦、打掃清潔啦等等。

這樣，兩年來，史立曼能安心無憂地生活下去。

可是，好景不常，對以色列的戰爭突然爆發了！

史立曼記得很清楚。

那是六月四日，星期日的事。

原是預備軍的軍隊，爲了防守奈庫爾到阿卡巴的道路而被召集了。



第二天，五日，戰爭就開始了。

接著，六日早上，艾路·塔麻多北方駐紮的防備軍被敵人的飛機轟炸。

當第一次攻擊開始時，爲著保護生命的安全，史立曼馬上被命令疏散到離開戰地很遠的地方。

到了天黑，兇猛的爆炸聲停了，又恢復寂靜時，史立曼便回戰地去看看。

戰場的情景真是慘不忍睹，我方的屍體散落在地面上。旁邊有燒毀了的大炮，戰車，其中還有的正冒著煙呢！

生還的士兵們，或許已經撤退到蘇伊士運河去了。從砂上殘留下來的腳印，車輪痕跡，一直往西方延續下去的情形便可看出來。



史立曼想：可能只有我被棄留在這個地方了。



六月七日、八日、九日接連幾天，抱著或許能碰見埃及軍隊的期望，便走到靠近阿卡巴通往奴·艾巴的道路。

可是，當瞧見了以色列的旗飄揚在天空，史立曼有了警覺性。看樣子，想很快地和我方會合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走回到出發地點的史立曼，等待晚上十時的到來。到了那個時刻，再考慮該怎麼辦吧。能越過艾路阿克瑪沙丘上二百五十公里的路途嗎？不，那是絕不可能做到的事。

回去艾路·塔麻多？同樣是不可能的事。

敵人一定佔領了西奈半島，少有人通往的這個戰略地點。

史立曼只有選擇了西南這個方向。他向往這方向走去，也許不會遭遇困難的障礙物，就能走出去到比爾·艾路·拉卡巴的沙漠綠洲。埃及的士兵們，曾經在史立曼面前提及過這個沙漠中的綠洲；這兒，離以色列空軍轟炸的地點有四十公里，在姆沙山稍微偏東的地方。



史立曼背負著裝有約十五公升水的羊皮革的袋子，五個各有一公斤的乾糧、玉蜀黍粉、香煙二包和火柴一盒等的大背包。同時，在出發前又找到了一枝槍和存有五十顆子彈的彈藥筒。

經過一個小時半，由於負重過度，加上滲入赤腳底的砂子弄痛了腳，實在很倦了。想想也走過了五、六公里了吧！史立曼這樣想。

可是，要到達比爾·艾路·拉卡巴，必須還要走上三十公里以上的路。不管怎樣，有何困難也要繼續走下去，史立曼做了最大的決心。

到了明天，和疲倦戰鬥，無論如何一定能支撐走下去。就算精疲力盡支持不下，也要克服它。這樣的話，到了十四日一定能走到比爾·艾路·拉卡巴。



夜空中，無數的星星閃爍著。微微的風，從東方吹來。

史立曼拉開厚上衣的鈕釦，讓涼爽的夜風迎上。

在一片漆黑中，史立曼不禁微微作笑。到達比爾·艾路·拉卡巴以前，再也不會受到任何人的阻擋了。

啊啊，這也是阿拉神的保祐吧！

想到這裡，史立曼精神特別爽快，因此，想想是不是吸一支煙？

就要再度出發的前夜，在和平氣氛中，四周又是寂靜無比，能吸一口煙，該是多麼的舒服啊？

味。

史立曼在袋子中摸索，找出香煙包很用心地打開了它。在把香煙送往嘴唇前，先聞一聞香味。史立曼並不馬上點燃香煙來吸，好香的煙草絲味兒，一直停留在乾渴的嘴唇上。隔了一會兒，終於決定點燃火來。火，青白光態熊亮著，直線狀上升，驅散了四周的黑暗。

史立曼久久凝視小小火燄。這好像是：一切都死去的廣大沙漠中，唯一能證明有生命的光輝。

火，漸漸燃燒火柴棒，迫近手指前端。

史立曼眼看燃著的火，愉快地把它接近香煙頭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兇暴的槍聲忽然響徹寂靜的夜空！

2 奇特的會面

子彈從史立曼的耳朵邊掠過去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折斷了的樹枝打中了腦門兒。

史立曼躲在沙土堆後面，把持有火柴的右手往沙中插入。

剛才，因為還在看著明亮火燄的緣故，眼睛要恢復適應黑暗，需要有一段時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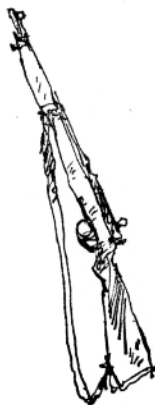
漸漸終於能看清楚四周的情形，史立曼很用心地掃視鄰近的沙丘。

子彈發射的地點，一定是在史立曼左側東方約在一百公尺那個沙丘頂上。

史立曼不動聲色，安穩地躲起來。壓住亂鐘般的心臟跳動，握緊身邊的槍，裝上了

子彈。這樣做，再也不擔心對方的突襲了。

然後，從躲藏的荊草叢中找到一枝低矮樹枝，把槍安置好，槍口對準敵人的方向。





直到天亮，史立曼一直抱著槍在同一個地方戒備著。好像在被一種希望和恐怖摻雜的氣氛中控制，從幾小時前就沒有任何動靜！

也許敵人方面也和史立曼一樣孤獨一個人，放棄一對一的攻擊了吧！

儘管如此，那是不是確實是敵人？難道不可能是友軍嗎？

是敵？是友？等到天亮一定會分辨出來的，當然，這還要看對方不逃掉的話……。

對史立曼來說，只要見到他的穿著，就馬上能分辨。

要是友方，喊他，再表明自己的身份。能兩人一塊兒逃離這個地方，定會減輕途中的辛

勞吧。

想到這裡，史立曼便覺得有精神了。

這麼說，先從這邊來表示動作不就好了嗎？猶疑，害怕會使原來可能的友方，反而迫得

逃匿起來也說不定呢！

好，就這樣做吧！史立曼覺得非由自己先表示行動不可。

但是，如果對方不是期待中的友方時又該怎麼辦？

想到這裡，史立曼的胸脯因不安而顫動不已。因此，拚命地直做深呼吸。放開握緊槍柄的雙手從新再來；要更沈著，不慌張，這樣勉勵自己。

在緊要關頭是不能有差錯的。

這樣一來還是往比爾·艾路·拉卡巴方向出發嗎？不，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。除了在這裡停留二、三日以外恐怕沒有其他辦法了。

靜靜的等待能死裏逃生的話，對於不見影踪的對方，不斷地警戒，好好防衛也是好法子。史立曼把這種長時間的忍耐視做一個可怕的賭注，盡量贏得這場勝利。

太陽上升，史立曼幾乎動也不動地生吞口水，又考慮長時間不動彈的情況下，設法讓腳腿不致於麻木而採取舒適姿態。

可是這樣小心翼翼下的稍微動了身體，也會被敵人發覺？

突然，史立曼身旁的皮革袋中了子彈，而子彈穿過皮革袋射入地面，沙土冒起煙，細沙噴散打在史立曼的臉上。

驚慌不已的史立曼，眼看貴重的水從皮革袋中溢出來，像故意嘲笑似地沙沙聲響而滲入

沙土裏。

在還沒想到反擊敵人的刹那，第二發的子彈就在離開史立曼腳跟不到一公尺的地方著地。

史立曼從這次的槍聲，多少能判定發射地方的遠近。要是這個敵人和夜間突襲的是同一人的話，史立曼認為對方不愧是好槍手。

要是史立曼一直保持防守地位的話，敵人一定更積極地行動進擊。

今晚也會利用黑暗時刻，做背面攻擊了吧。

史立曼一個滾翻，移向另一個沙土堆去。



戰鬥，已經連續了六個小時。

發出的子彈，幾乎剩下不多了。但是，無論是史立曼或是敵方，在躲藏著的攻擊戰中，

不知不覺離開了原有的地點，轉向南方的位置去了。

剛開始，陷入完全混亂局面的史立曼，到了這個時候也逐漸穩定下來，並且能做先制攻

擊了。

馬上判斷敵人是僅有的一個人，這唯一的敵人才是真正的問題，想看清楚對方也是太不容易，剎那間，對方的人影就閃過去。想仔細看，是需要長時間的，但，最後終於瞧見到躲藏藏的敵人。

看到那穿著的制服，史立曼的期待落了空，不用懷疑，那是猶太人。

史立曼被回教徒的同志們，澈底灌輸的對於以色列的憎恨忽然湧上，現在，他也要和幾世紀來的抑壓者作戰。

過去，總是以小孩子為理由從戰鬥的行列被除去而趕向戰場的後方……。

咬緊牙齒的史立曼在他的嘴角，不由得浮出有氣概的微笑。

不要因為小孩子就被瞧不起！

那個猶太人，現在一定在往後退，從這個沙丘到另一個沙丘，史立曼正在把敵人逼向比爾·艾路·拉卡巴的方向，敵人一定無法逃過史立曼正確的射擊目標，而左右被他隨心牽制了。

就算是成人也好，這個猶太敵人，就快要倒栽在十四歲的埃及少年面前了。